

萬耀煌回憶錄（五）

萬耀煌

蔣百里師南遊鄂湘

江西贛粵邊防督辦方本仁，陸大二期畢業後，任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的參謀，吳祿貞遇害後任李純的參謀長，李純督贛，方任任鎮守使，歷贛西贛東贛南始兼邊防督辦，贛督屢易而方不遷，然已遭疑忌。及蔡成勳督贛，有意換方，方本仁於是有驅蔡自立之謀。廣州孫大元帥命譚延闓率大軍北伐，不出湘而出贛，方在贛南殊感狼狽，益堅其驅蔡之決心，乃一面輸誠北伐軍，一面與湘省連絡。我御命赴贛南見方，以鄂軍赴援，其義甚正，同時無異參加北伐。及聞宋鶴庚任前敵總指揮，請往一晤，并舒悃忱，方以事機迫切，促我回湘，及到長沙，我軍已進萬載、高安。方佔南昌後，受北政府命，為贛省軍務督辦，南拒北伐軍，與我初意相違，事後知北伐軍之容方與方之輸誠，都非誠意。

鄂軍兵力既微而志在報國，遠者打倒北洋軍閥，近則復鄂，乃在湘數年，屈居平澗一隅之地

，雖承湘省優容，而志不能發展，況湘省內部多事，鄂軍雅不欲介入漩渦，然形勢險惡，生存可慮。蕭耀南方本仁均黃岡同里，對我個人都很重視，蕭耀南受制於吳佩孚，方本仁亦為部下蔣鎮臣鄧如琢所挾持，且都屬北洋系統，受命北洋政府，雖有心南嚮，其奈力不從心！我軍處湘鄂贛三省之交，為戰略要地，我與蕭、方關係密切，遂常往來三省之間，所謂湘鄂贛三省聯防密約，均我個人所促成，鄂軍遂隱然為三省所重視。

蔣百里師以保定同學在湘省正有所建樹，遂常往來漢皋衡嶽間，我與周武夷龔孟希（浩）幾人陪侍。他愛湖南風俗強悍氣象雄偉，更愛他的門人正蓬蓬勃勃如旭日方升。百里師愛國家，故希望門人能繼曾胡左彭的傳統風尚，經營天下，統一國家，建立如德意志的中華民國，因為他是湖南省憲起草的人，主張聯省自治，他又說：「要湖南的同學，共同做一個曾國藩，要湖北的同學共同做一個胡林翼，你們兩湖的同學像曾胡那

樣合作，天下不難定矣。現在不是某一個人做曾國藩，與某人做胡林翼的時代，只有以羣力合成曾國藩、胡林翼。湖北還在北洋軍閥手裏，必須湖南的同學幫在湘的湖北同學做胡林翼，準備將來北伐，收復湖北，助湖北同學掌握軍政權力，自然成了胡林翼幫助曾國藩的化身，合力來經營天下。」這是要我和周武夷龔孟希陪侍與湖南各將領發生密切關係的用意。

唐生智逼走趙恆惕

某年有一次百里師由湘返漢，突接趙恆惕轉來吳佩孚致趙電，邀請百里師往洛陽一遊，我頗不願師往。百里師說：「吳佩孚虎踞洛陽，反對者固大有人，而推崇者亦頗不少。研究其人如何，正可利用約我之機去看他一次，且我的老友唐天如（恩溥）以文學著稱，在吳戎幕，天如不輕許人，故吳必有異人之處，所以決心一行。」百里師重感情，尤重道義，吳佩孚盛時及初見之後，請他當參謀長，他必不幹，奉直戰後，吳氏勢

不如前，他却願意輔助，他最憾馮玉祥反覆不講道義，藉吳之力打馮，更是出於義憤。倒戈將軍仇離也，有仇必報，奉張敵也，敵可化友，聯友擊仇，故奉直戰後又有奉直聯軍擊敗馮軍之舉。時百里師與吳意見不合，拂袖而歸上海，孫傳芳欲邀百里師為佐，未允，此時百里師雖窮，各方主帥咸欲禮致居賓師之位，唐生智一面對百里師言聽計從，一面利用百里師而師不知也。

唐生智（孟瀟）任第四師長兼湖南善後督辦，兼理民政，兩年之間，湘南大治，人民安定，訓練軍隊不遺餘力。十三年冬請趙省長恆惕蒞醴陵檢閱戰鬥演習，無論官兵素質，學術水準，裝備武器，教育訓練，均超越全省。唐野心漸熾，氣燄漸高，對北方吳佩孚尚有戒心，對粵方則頗為輕視。唐知道我是老國民黨黨員，曾向我說：「武樵，我不當共產黨，也不做國民黨，必於二者之間另造一黨」。我說：「孟瀟，你治軍確有辦法，要玩政治，搞政黨，恐怕還要多加考慮吧！」他的政治野心情見乎詞，及吳佩孚失敗，移駐漢臯，孟瀟野心更熾，至十五年初，迫不及待，何鍵部隊駐醴陵，其先頭則在易俗河，威脅長沙，一夕數驚。賀耀組早有默契，劉 鈞部之旅長葉琪竭力贊成，葉開鑫之旅長劉重威亦有「唯公馬首是瞻」之電。葉之參謀長張雄與唐生智交往最深，感情極篤，趙恆惕已派多人奔走於長衡之間，是是非非，不得要領，乃派張雄與赴衡。張向唐說：「你叛炎公（趙恆惕的號）我就打倒你。」唐初不以實情相告，迨張返長，謠言更熾，再度前往，唐始告以湘省連年政治腐敗情形，分

析甚詳。「如果不愛湖南則已，如愛湖南就不能長此下去，為救湖南不得不爾。」又說：「虎口是張開的，可以吃人，也可以不吃人。」意謂趙恆惕自動下野自然無事，張知唐生智意志堅決不可挽回，返長復命。趙恆惕遂決心下野，時各將領除劉鈞在省外，賀、葉均已回防地。鄂軍本身自蕭耀南年初逝世，陳嘉謨繼任鄂督，吳佩孚直接掌握湖北軍政政治，方本仁亦不得志於南北，其部下鄧如琢已有取而代之之勢。湖南形勢如此，鄂軍不欲介入漩渦，與江西連絡自必加緊。夏斗寅已無在長沙之必要，乃回平江。

唐生智的心腹歐陽任（鹽務局長）為中心，與何鍵配合，散佈謠言，造成恐怖，謂兵臨城下，不可終日，省垣空虛，絕無用兵應戰之準備，勢不能不被迫下野。某日省議會正副議長，省府各司司長及在省之師長劉鈞，各部隊負責人，集合省府會議。我以鄂軍代表列席，趙省長即席宣佈：實業司唐司長（唐生智之父）辭職，依省憲任唐生智為省務院院長，本省長因事離職，由唐省務院長代理省長，在唐省長未到以前，派劉師長鈞暫兼長沙衛戍司令，維持治安等語。繼由歐陽議長略致讚揚，在極淒涼氣氛中散會。至晚東半城電燈忽滅，趙恆惕先生乘黑暗中專車赴漢，結束數年在湘政治生涯。趙甫離省，何鍵之部隊與司令部即進駐小吳門講武堂。

參加北伐掌握鄂軍

趙恆惕離湖南省會長沙之次日，省府專車赴株州迎唐，我為鄂軍代表，在車上唐詢問夏斗寅

態度如何？我說：「夏對趙恆惕的恩德永誌不忘，湘省對鄂軍多年來的蔭庇，自極感戴，但鄂軍也有他的目的，為了生存與發展，當然服從新省長。」唐又問：「夏斗寅肯來嗎？」我說：「君命召，不候駕而行，此時去電，明日可到」。唐又問：「江西情形如何？」我說：「我們與江西電報都被扣留。」他說劉建緒（駐醴陵團長）報告：「鄂軍與江西電報頻繁，不知何事，遂命扣留。」我說：「方本仁外受孫傳芳壓迫，內有鄧如琢不安，我們自蕭耀南逝世後，鄂湘邊境頗受威脅，彼此交換情報，商討應付之策，對湘事絕未提及。」唐已瞭解，即發電邀夏斗寅來長沙，發電給劉勿扣電報。次日夏斗寅來省，我陪同往見，唐說：「希望鄂軍助我，將來我援助鄂軍回鄂，彼此互信」。夏表示服從，是晚唐生智告夏斗寅，已派部隊乘列車往岳州，襲擊葉開鑫部，命鄂軍堅守原地，囑夏即回防，此間一切由萬武樵辦理。又聞唐已扣押劉鈞，張雄與等，機密而迅速。時張季鸞（大公報主持人）李曉垣均寓鄂軍司令部，二人聞之拍案叫絕說：「這才是革命的行動」。

趙恆惕到漢，求援於吳佩孚，時吳已就任十四省聯軍總司令職於漢臯，聲勢復振。唐生智既克岳州，葉開鑫退出鄂境，吳任葉為湘軍總司令，並派謝文炳，馬濟兩部及余蔭森旅歸葉指揮，鄂軍在平江首當其衝，於是北伐序幕逐漸展開矣。

吳佩孚援葉開鑫，唐生智不得不求援於廣州，廣州中央派白崇禧陳銘樞來湘，民黨湖南省黨

部已公開活動，白陳澄湘後，在教育會坪開歡迎會，到者萬人，白、陳、唐蒞場演說鼓勵國人實行三民主義救國，發揮最新理論，革命熱潮瀾漫長沙，從此湖南遂入國民革命軍範圍。江西方面因孫傳芳方本仁聯湘聯粵，遂以鄧如琢督贛，方本仁被迫赴滬，江西又入軍閥掌握中。

葉開鑫受吳佩孚命，分三路入湘，以蔣鈞歐一路趨平江，原來趙恆惕離湘前夕，葉開鑫、劉鏜、蔣鈞歐、張首斌等暗中連絡反唐，惟賀耀祖與唐接近，夏斗寅素與葉蔣交深，唐入省已獲情報，乃逮捕劉、張等，同時獲知葉派員聯賀聯夏，而宣佈劉、張等五人罪狀，出葉致夏之書函，以離間葉夏關係，實則夏已往平江，賀又憤唐之所為，遂與葉合而擊唐，蔣鈞歐與夏關係甚深，認為由吳佩孚委夏為第六路司令，約夏會晤，夏如



唐生智求援於廣州中央特派要員陳銘樞（見圖）與白崇禧入湘宣慰。

同意，則可由平江直驅長沙，岳州不戰而克。時我與夏均在長沙，聞訊馳回，而李柱中團已護出平江，退守金井，唐派張國威之第八團馳援，與鄂軍第三團反攻，收復平江迨至南江橋，與吳佩孚之第廿五師發生激戰。旋奉總退却之命，開往攸縣、淥口，湘江之線佈防，迨至瀏陽醴陵間，葉開鑫已進據長沙，李柱中方殿甲停止不進，逼夏斗寅投葉，投吳。我對他們說明利害：「我們為要打吳佩孚，剷除北洋軍閥，才在湖南吃了多年苦，今天到了真正打吳佩孚的時候，反向敵人投降，立場何在，人格何存？鄂軍聲譽，從此掃地，個人何以做人，更不願你們陷夏司令於不義」。他們志行薄弱，事前已有決定，特以我之堅決，勉強向目的地退却，我不忍多年相愛的部隊瓦解，密囑第三團團長張森竭力交歡方殿甲，如有機會立即率部脫離戰線南行。乃請

夏派方代理司令，派李柱中赴長沙，將一切責任推在我的身上，我與夏前回瀏陽，中途我偽裝先到長沙，知張首斌等原諒夏斗寅，但深恨我，已宣佈「緝獲萬某，就地正法」。我逆料他們不會想到我敢來長沙，我以賀耀祖在常德，擬由湘西轉衡陽。至常德晤謝冰如知賀敵視唐生智，乃由常德轉至漢口，知夏已赴上海。此時予妻周長臨女士已將在湘之鄂軍官兵眷屬百餘人及保定同學劉堯階郭恢唐等設法轉進武昌，其能力之強，極得人心，爾後我之掌握鄂軍，此行關係極大。

初次晉謁 蔣總司令

我由漢到上海，再度訪問居滬上之宋師長阜南，數度暢論時局，我勸他赴粵，當年勸他切勿放棄自己所建立之武力，以此為本錢，就有事業。今天總理孫先生建軍黃埔，統一兩廣，準備北伐，個人自建武力之思想已不適合時代，故勸宋赴粵並不再在建立武力上打算，而是在行政方面，或黨務方面，以宋在湘軍的聲望，為國家盡力，未始不是一條出路，何必閉居滬上，銷磨志氣，宋不敢往，我言盡於此，義盡於此，不再進言，乃有個人赴粵之行。

在上海時，夏斗寅曾赴蘇州晤趙恆惕，勸趙回湘助葉，揚少岩竭力勸趙赴粵，李柱中，方殿甲派湯某來接趙回湘。夏斗寅似感徬徨，我屢促夏赴粵轉湘，適報載長沙電張森率四個營由戰線衝出，已到衡山，葉之攻勢受挫，退回漣水北峯。夏乃決定搭廣大輪由滬赴粵，我與潘寒溪，蕭子貞偕行，六月初七到廣州，我與夏斗寅寓東山烟塾新村蔣雨岩先生宅。鮑滋生、孫季衡、潘宜之、朱懷冰，均同寓蔣宅。次日劉文島（廬蘇）偕夫人廖世劭女士來訪，蓋劉衡唐生智之命來粵請援，曾陪我訪陳銘樞（真如）同學，知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一致通過，迅速出師北伐案。唐生智連電告急，湖南戰事相當吃緊也。唐已就國民革命第八軍軍長職，原來國民政府成立後，即成立軍事委員會，編成五個軍，第一軍軍長初由蔣公中正兼，爾後為何應欽，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軍長李濟

琛，第五軍軍長李福林，後增編三個軍，第六軍軍長程潛，第七軍軍長李宗仁，第八軍軍長唐生智。前日國民政府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積極準備出師北伐。

在廣州與夏斗寅連日晉謁蔣總司令，報告湘省情形，蔣先生囑迅速回湘。自聞蔣先生辦黃埔軍校，即已嚮往，一年以來聲望之隆，更深欽慕。方伯雄兩度函招，以夏斗寅及同仁不讓我走，我也爲了鄂軍，故決定不往黃埔，今天親聆訓示，統帥英明，令人心折，適如所願，深感此行不虛。更晤譚延闓，李濟琛，朱培德諸先生，李曾在陸大教課，故格外親切。又晤魯滌平，在援鄂戰役時曾在戰地討論作戰計劃，際逢三載，異地相晤，談及宋卓南，魯亦覺宋應該南來，機會甚多，不難再起也。何成濬，董必武，劉伯重，曹振武，孫華甫等，季良八叔及同鄉多人，均曾晤面，親切異常。又在某大會席上，聽黃岡人包惠僧演說，激昂慷慨，革命情緒高漲，實屬空前。

李達仁（亞芬）保定同學，親來接予到黃埔參觀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設備樸素簡單，而學生精神活潑，革命情緒可驚天地，沖日月，與保定的嚴肅洗鍊，各有千秋。

民黨十三年改組成立黃埔軍校，稱爲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孫總理奮鬥多年，屢蹶屢起，不能遂行己志，以僅有黨人而無黨軍，不能有所成就，我國十餘年來政權起落，全視武力之強弱，國民黨是革命的政黨，爲掃除軍閥實行三民主義，必須建立黨軍，在建軍之先，必須建立黨軍幹部

，此黃埔軍校成立之由來也。因此平定東江，消滅劉震寰揚希閔，統一軍事，編成國民革命軍。兩廣統一，力量大增，唐生智舉湖南加入革命，於是革命怒潮瀾漫廣州全市，打倒北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由口號變爲行動。當時因軍隊動員，無論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商場百貨公司各種工人，凡屬作戰以及生活需要，莫不踴躍輸將，自牙粉牙刷以及衣服雨具，甚至工作器具，廣州市男女老幼，無分晝夜，都在緊張熱烈氣氛中工作，將人力物力發揮盡致。

只有一件事令人懷疑，就是俄國顧問鮑羅庭問題。每人都談，最初人人對之均有最高的敬意，崇拜他好像有無上的權威。鮑羅庭似乎高於黨，黨聽命於鮑羅庭，鮑成爲至高無上的太上皇，我們何以對一個外國人如此，真有點不解。

此時唐生智電促回湘，龔浩，晏勵甫，周仲岐亦連電催促我等決定即行，惟聞途中有匪，須由軍隊護送，陳銘樞要我們與張發奎（向華）偕行。

劉文島已由國民政府任爲第八軍政治部主任，中央黨部加委他爲第八軍黨代表，我聽他與人談話間意氣甚盛，乃對他說：「過去是學生身份，對任何人可以放言無忌，所謂說大人則藐之，現在爲唐生智之正式代表，此後言行態度，似應注意身份。」文島欣然接受。

由粵回湘驅逐北軍

我於六月七日到廣州，十五日離廣州，乘第四軍第十二師專車到韶關。六月十六日早六時乘

與發韶關，行六十華里宿桂頭市，十七日又六十里到樂昌。自韶至湘均有驛道，由粵至北京的大道，一經一湘一經贛，海道通後驛路廢，入民國後戰亂頻仍，土匪遍地，軍閥割據，鄰省成爲敵國，道路不通，居民亦少，狹隘荒蕪，童山濯濯，如入蠻荒。十八日發樂昌，張發奎師有一營兵開郴州，我們沿途可安全無虞，營長林祥，廣東人和藹可親。經兩重高嶺行六十里宿九峯。十九日發九峯，地勢更高，午後過蔚嶺關，自九峯達嶺頭四十里，爲粵省之門戶，嶺南景色清幽，嶺北頗呈荒野，本日又行六十里宿唐村。

自韶關所過市鎮或打尖或住宿，每見似旅館又似茶館，掛有門簾之店舖，貼「談話處」市招，初不明內容，以爲是茶館說書談話之所，同行蕭子貞，潘寒溪偶一嘗試，始知爲鴉片烟館，顧客都是吞雲吐霧衣服襤褸之輩。此乃軍閥所遺之惡毒也。廿日發唐村，五里即入湘省，山河秀麗，人民和善，語言易通，余在湘久，不啻第二故鄉，有回家鄉親切之感，六十里到良田，市街寬，房屋整齊，旅店有官房客舍，有清代之遺風，湘粵商民交易之所，爲粵鹽入湘的運輸站，市面甚爲繁榮。廿一日發良田，道寬一丈二尺，平坦易行，自郴州達宜率之運鹽大道也。正午抵郴州，爲湖南重鎮，城市瀕河，商務發達，河道通衡陽，爲軍需轉運要地，在此與衡陽龔浩晏勳甫以電話連絡，藉以瞭解長沙近況。廿二日乘小船至瓦窰坪，換大船下駛，夾岸岩石嶙峋，水清鑒底，船行二百一十里，夜宿永興。廿三日上午船

行一五〇里抵來陽，李營長雲波，（覺）及縣長士紳均在河干歡迎，夏斗寅民八九年間駐此，與地方建有深厚之感情，午後乘專輪下駛，次晨抵衡陽。

鄂軍司令部在余未返湘前，設衡陽帝主宮，副官長周仲歧等在江干迎迓。自五月四日離開部隊整五十天，為個人前途為鄂軍前途，實是一大轉機，一切從新做起，頗有自信。此時唐生智已就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兼第八軍軍長，余略事休息於八時往見，慰勉有加，辭出後又晤觀浩參謀長，晏勳甫參謀處長談別後湘省情形。

自五月初湘軍由岳州平江長沙撤退，沿攸縣衡山漣水之線佈防。葉開鑫吳佩孚之援軍乘勝猛攻，衡山幾乎不守。鄂軍張森由戰線率部歸來，葉開鑫所部全線動搖，我軍士氣大振，敵遂撤退漣水以此。此後最大功勞，當歸鄂軍張團。五月下旬葉部又由漣水全面來攻，金蘭寺、洙田、龍家灣戰鬥最烈，第八軍幾乎不支，唐生智束手無策，幸第七軍鍾祖培旅趕至，戰線始得穩定。爾後賀耀祖由澧州率所部楊永清、鄭鴻海兩旅加入葉軍，故此時葉軍除葉之第三師外，有賀耀組第一師，劉劍第二師，謝文炳、鄒序彬、鄒振鵬、馬濟共約一師，蔣錫歐旅，加上吳佩孚所派援湘之宋大霽余蔭森孫建業董政國陸澧等旅。孫傳芳所派之唐福山師，均由鄂贛分途入湘。我第八軍各師及第七軍鍾旅均在第一線與敵對峙，並準備反攻，只待第七、第四兩軍先頭部隊到達後，即可開始。第七軍胡指揮官宗鐸（字今予湖北人，第七軍第七旅旅長）本日由桂抵衡，唐設讌款待

，余與胡初見，談話坦率，故歡慰異常，服務該軍之同學同鄉甚多。

四七兩軍生活活虎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統一政軍令，消滅地區軍隊，已將桂粵滇湘軍之名稱易為第一至第八軍番號，則鄂軍第一師之名自不應存在，第八軍以第二、三、四師編成而空第一師番號，夏斗寅意何以不將夏師編入第八軍，囑我與唐生智商討，我與唐詳談後，唐謂第八軍各師實際仍稱湖南第×師，且鄂軍可直接隸屬革命軍總司令，不必更改。再三爭論，唐執意不肯，我知因鄂軍實力不足，故唐不要，然名為第八軍而實用湖南軍番號，已窺此人不懷善意。

廿六日夏斗寅就鄂軍第一師師長職，余仍任參謀長，此時僅有張森所率之四個營，且暫歸教導師代師長周燦（叔祁）指揮，可謂空頭司令部。第一件工作派人潛往運動舊部反正來歸，另一則與張團官兵見面，以革命的大義，革命軍人的榮譽相勉，以恢復過去光榮的歷史。夏斗寅先回衡陽，因張團歸周師長指揮，故唐留我協助周師長，部署向漣水南阜推進事宜。

當時敵軍之兵力及部署，於漣水對岸正面之敵為鄒振鵬劉雪軒部約三個團，與北軍余蔭森旅。鄒、劉所部在易俗河湘江口湘潭姜畝之線，余旅在易家灣杉板鋪株州之線。葉部與第一師在湘鄉石獅江潭市穀底一帶，主力似在婁底之線，謝文炳及唐福山部在皇園嶺之線。

我軍之攻擊計劃概要如下：

一、方針：北伐軍以進擊敵人之目的，乘敵反攻部署未完以前，第七、八兩軍協同第四軍並聯絡湘西鎮守使所部決心進攻，擊破敵之主力並乘勢奪取長沙。

二、依目前地形敵情判斷而作如下之部署：

(一) 第四軍陳銘樞張發奎兩師以安仁之一部監視贛邊，以主力分路攻取醴陵株州後會合正面第七、八兩軍前進，以鞏固我右翼。

(二) 以第八軍李品仙、周燦、夏斗寅三師担任漣水正面之佯攻，以牽制敵之兵力，使我主攻容易。

(三) 以第八軍何鍵劉興兩師及鍾祖培旅為主攻部隊，進攻潭市及婁底方面之敵人右翼。

(四) 胡指揮官宗鐸率第七軍李旅及楊團為總預備隊位置於永豐。

(五) 我右翼攻擊奏功後，即向右旋迴，追敵於湘鄉湘潭狹小區域，會合正面李周兩師，以收夾擊之效。

(六) 佔領湘鄉後，以第八軍一部進取寧鄉，主力協同第七軍佔領湘潭，再會合第四軍取長沙。

(七) 佔領長沙後第七軍全部駐長沙湘潭株州易家灣一帶，第八軍暫駐長沙湘潭湘鄉，第四軍之兩師暫駐醴陵，此後部署，另行策定。

(八) 武崗方面由第八軍劉團監視沈韓殘部行動。

(九) 余於開始攻擊時親赴永豐指揮。

三、實行日期。

(一) 第七、八兩軍從六月廿九日起開始移動，各部務於七月四日一律到達準備位置。

(一) 第四軍陳張兩師七月四日由安仁向攸縣前進。

(二) 七月五日發起攻擊。

以上第四、七、八各軍幹部全為保定同學，尤以四、七兩軍以革命軍的英雄姿態，首先援湘北伐，如生龍活虎，豪氣凌人，軍紀之嚴，對人民的和陸親切，在中國軍事史上創立新頁。第八軍原在湖南，已有卓越表現，今與第四軍相比，自愧弗如，因此對第八軍之影響不小。

通告友軍速攻猛進

六月廿九日以後，部隊由衡陽開始行動，適逢大雨連綿，晝夜不息，交通阻絕，行動困難，昨日在雨中行軍，晚宿水口，七月一日進至新橋，寓胡家大屋。

賀耀組所屬文九德等八個團長，都是保定先後同學，致書本軍十六位團長，情詞委婉不顧自相殘殺，我與周燭師長商議復書勸其揮戈北指，戮力革命，予主稿電各師團長，並電製造報告唐生智總指揮認可，再經由第一線最接近之團長派人於三日內送到，明知其不會生效，但可能使其分化，此攻心法也。

連日晝夜狂雨，處處阻絕，何芸樵（鍵）來函各部隊無法行動，約周師暫停，並呈請改期發起總攻，周師長猶疑不決，蓋總部並無停止前進之指示。我們自應照計劃行動，豈可因何鍵之函而違計劃，周師之幕僚對此竟無建議，七月四日已放晴，晚間余再三催促周師長，始決定翌日推進，然已遲二天矣。六月六日於大雨中行軍，

午後三時到達蓮花橋，各部均已到達攻擊準備位置，鄂軍第三團昨日已到分水坳。今日師部轉總指揮部委狀一件，任我為教導團長，自覺好笑，蓋無兵無械之空頭團長，而我一人在周師指揮鄂軍張團，故師部亦是空頭師長也。按命令應於昨日開始攻擊，因周師長徘徊觀望，我決親到前方督率張團行動。七日余抵全家坳晤張木荃團長，同到河干視察連水泛濫，敵方無動靜，河水今晚可退落，囑各營迅速徵集渡河材料。各營連長因我之到達第一線，情形大變，非常熱心勇敢，不顧一切困難，作渡河準備，行動亦極為秘密，夏鼎新，余振華，范天邱等團附營長都親自督率工作，晝夜不停，至八日晚周師長再三電話要我回蓮花橋，囑孫團長黃昏前開始行動，我澈夜未眠，不斷電話詢問周師長何以毫無攻擊前進之準備，且對我與張團通話時，亦不警覺，周師長對此，毫不在意。

夜半張團已全部過河，戰鬥非常猛烈，我信官兵奮勇，必立奇功，催周師長行動，周不聽，周師各部尚在待命中。

九日拂曉夏鼎新電話報告，我全團已於午前三時完全佔領湘鄉縣城。敵向寧鄉潰退，已派一部分分途追擊，主力迅速佔領陣地，防敵反攻。友軍已在渡河中等語，我一面告知周師長，一面電話永豐總部，請製造立刻電報報告蔣總司令，並立即通告各友軍速攻猛進。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所載，是日夏斗寅師（鄂軍第一師）渡河進佔湘鄉，即指此役。

革命軍向前方補充

唐生智與胡今予率部（總預備隊）七日下午已到永豐，唐生智機敏與周師長遲鈍適成相反。我催周師長速令預備隊前進，師部亦應立馳湘鄉，彼尚在猶疑，我已束裝就道，我說：「渡河不易，應傾全力支持，你不走我要走，我不能讓張團單獨在彼岸也」。周師長不得已乃率預備隊行動，但到虞塘，羅霖團停止，周師長也隨之停止，我力催速行乃又前進，中途遇謀報謂敵人在某地抵抗，周師長又停止，我說：「惟其敵人抵抗，我們更要率預備隊急進，決不可就誤時間。」我不顧周師長之處置如何，單身先行，正午抵湘鄉城，我張團已佈置就緒。據俘虜口供：「趙恆惕已到長沙，就吳佩孚所委五省討伐聯軍總司令召集會議，各師團長以上都赴長沙，以為大雨連朝，河川泛濫，我軍不能飛渡，故戒備疏忽，遭我攻擊，似出其不意，倉卒抵抗又無指揮，倉惶潰退」。惜周師長不聽我建議，未能集結部隊猛追予以殲滅。

周師長午後二時始到，唐生智三時抵湘鄉，見我即說：「我此時到湘鄉，何鍵等今日都可到達。如我不來，他們會遲遲而行，因我先到，已可縮短一天半的時間。」唐生智深知部下個性。他又說：「羅團長在虞塘，我問他何以不進？他說奉師長命在此防敵反攻。我打了他一耳摑，究竟有此命令否？」我說：「他的師長周叔祁已到湘鄉，何必留團長和部隊在後方呢！」唐說：「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打他」。其實在虞塘，

我催周師長前進，周非常不願，他與羅霖鬼鬼祟祟，故作神秘，不知內容。晚何鍵等都到湘鄉，許多部隊也陸續過此推進，誠如唐生智所云。

湘潭亦於本日為李品仙師所克復，我與唐生智談要到湘潭會合夏師長，設法招降舊部。唐留我在總部，我未允。周師長力請唐生智要我再幫忙一次，我以情面難却，不得已從之。周師長師部所有人員，一致表示此次如不是萬參謀長不顧一切，催促周師長前進，則後果不堪設想也。而唐生智亦正式委周師長升任教導師長，獎佔領湘鄉之功也。

我右路第四軍陳銘樞張發奎佔領醴陵，左路何鍵劉興及鍾旅未遇抵抗。

十日教導師，劉鐵夫師，鍾祖培旅均向寧鄉前進。

十一日午後三時余抵寧鄉，我軍已進駐長沙，我決赴長沙，周師長叔祁力留我，謂十里以外即無我軍部隊，前途危險堪虞，我亦不顧。午後五時乘與東行，行廿五里已入暮，經一小店，店主入突出詢問有無軍隊，我說沒有，他說：「四處槍聲，都是潰兵打的，你還能走嗎？」我遂就宿，夜間槍聲不絕，我的衛士以兩支手槍繳了散兵十支長槍。次晨續進，沿途潰兵見予所乘大轎一行東行，即分向大道兩側逃竄。湖南習慣，軍中無馬，高級將領，都是坐轎，營長坐滑杆，此風遍西南各省，潰兵見大轎，以為有大部隊前來也。故百十成羣或入村莊，或尋山徑，無一人敢向予發一槍者。距嶽麓山不遠，何鍵部以戰備行軍搜索西行，我告以劉興周爛已佔寧鄉，繼向益

陽前進矣。午後五時到長沙，寓轅門上原司令部，夏斗寅已先一日到省，半年如夢，雖非丁令威化鶴歸來，然不勝今昔之感。

鄂軍第一、第二兩下級幹部率士兵紛紛脫離李柱中方殿甲，自平江來歸，編成兩營，以蕭勳為第二營營長，參謀沈廷楨調為第三營營長，第一營長范天印隨張團行動，教導團改為第一團，予任團長，另組第二團以晏勳甫為團長，勳甫兼唐生智總部參謀處長，以盧本棠代理。張森為第三團團長。按照編制勉強成師，武器不足，人員尚未齊全，如何補充？當時革命軍有一成語：「向前方補充」，今後本師就用這原則補充人員也。

余之第一團成立後，暫假嶽麓山下整練。第七軍胡宗鐸夏威部均到長沙附近，胡字今予以同鄉關係，其所部亦多鄂省同學，故往返頻繁，倍覺親密，以是遭唐生智之忌，想隔離我們，曾囑晏勳甫示意避免往來。（未完）

訂份中外雜誌贈送親友是——

最好的禮物

一次贈禮。月月受惠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二七〇元
二年（二十四期）新台幣五四〇元

如代海外讀者長期訂閱，除照上列訂價外，全年另加郵費陸拾元共新台幣叁百叁拾元兩年陸佰陸拾元

國內新訂戶本月份另贈葉蟬貞女士名著「

懷鄉集」一冊（定價新台幣叁拾元）請附

郵費及手續費十元，如不附費，恕不贈送。長期訂戶函購中外雜誌叢書，享有八折優待。

訂閱辦法

請將書款存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四〇四四號或開支票（中外雜誌社抬頭的劃線支票）或匯票寄台北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

海外讀者直接訂閱 全年十二期美金玖元伍角

請寄支票，或匯票至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一